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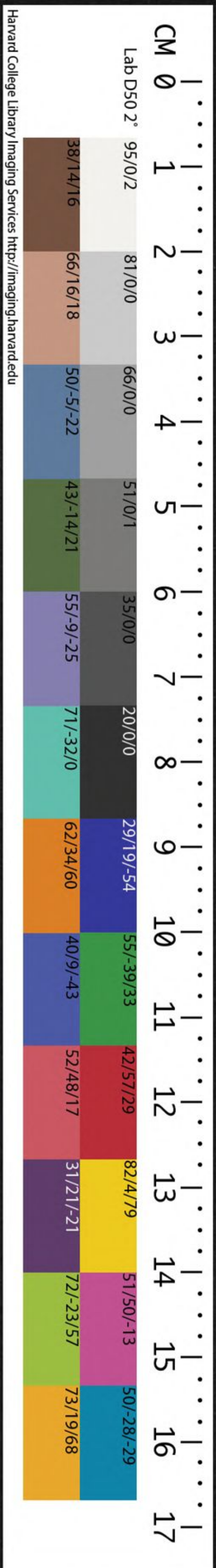
T435/114

8

小雅

自形弓  
至雨無正

二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51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箋云諸

侯敵王所愾怒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于是賜彤弓一

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謂旅弓十旅。矢千。凡諸侯賜弓

矢。然後專征伐。按箋之說。前引左傳文。後引王制文。

也。左傳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賜之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又王制諸侯賜弓矢。

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故因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專。



言經廣大全 卷十一  
征伐也。鄒忠胤云：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彼特因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正義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赤，周所尚，故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所賜并有旅弓，獨言彤者，舉重以包輕。言弓則矢可知，故

亦不言矢。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天子賜之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謂之九錫。昭，弛貌。受言藏之。呂祖謙云：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徐光啓云：各章首二句，不輕，惟上以爲重，故下以爲榮也。我天子自謂貺與也。蒙上彤弓，言中心者，非勉強而然。如內疑其臣而外牽于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于其勢，則雖貺而非本中心矣。鐘鼓既設，謂設陳鐘鼓之樂。饗，箋云：大飲賓。日饗，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王制云凡  
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脩而兼用之左傳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  
燕王室之禮也又云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皇氏禮  
記注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王饗之其牲則體薦  
體薦則房烝其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  
臣來聘王饗之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殺烝三  
是外國使來王委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  
醉爲度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饗食則于禰廟  
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周禮疏云饗禮王速賓賓來就廟

中行饗饗者烹太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  
爲九獻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徐常吉云有功而不賞則  
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言形色之弓昭然  
而弛藏之以待有功也今我有嘉賓中心實欲既以是  
弓焉然非饗無以成禮非樂無以成饗由是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而藏弓以錫矣

形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  
右之賦也載抗之也使其體之常正也中心喜之喜悅其有

功而欲錫之弓也。右毛傳云勸也。嚴粲云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八年云王饗禮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彤弓昭兮受言。藁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藁之。

賦也。藁韜也。釋文云弓衣也。藁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藁。藁猶厚也。勸也。何楷云饗之是大禮之總名。右之藁之皆饗中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

燕賓客之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蘿蒿也。陸璣云生澤田漸洳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莪生得所。興燕盡其義。既見幸詞也。君子指賓客。各章既見句。勿提未見意。有末章在也。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而得所矣。既見君子則心既喜。樂且有禮儀。見接愛敬兩盡也。燕有旅酬之禮。承筐之將。故曰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沚小渚也。正義云沚有水之潤。草得長遂。我心則

喜見禮儀之設由中達外非外貌然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大阜曰陵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正義云

五貝為朋言有五種之貝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

也漢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

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文牡貝三寸六分二枚為

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

貝二寸二分二枚為一朋直錢十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

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貝雖五品小貝以上四種各

二枚為朋其不成貝者但數枚而用據鹽鐵論謂用貝

起于夏后氏周亦有泉貝其法未聞錫我百朋見之而

喜如得重貨之多也常情得重貨則喜故以形容得見

之喜非以得貨形容得賢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言向當未見時思之而心不定如楊舟泛水或上

或下今既見君子我心始安定耳徐常吉云徒言喜而

不及其思雖足盡一時之歡未白生平之願也故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載籍多以菁莪棫樸並言蓋本序說序云樂育材

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按王制卿

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學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先王所以育材也此詩既見君子是進于王後樂被人君教育所成而作也君子指明王毛傳云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六月

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玃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序其事 史記

厲王三十四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立太子靖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袁燁云此詩雖美吉甫實重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上鄒忠胤云六月之師宣王中興第一舉不與江漢常武竝列大雅者彼爲告廟策勳此爲讌賓叙欵彼六飛親駕此四牡徂征彼則歸功天子此則歸美人臣詞氣固不侔也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箋云

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詳召南飭整也駉駉強貌常服

戎事之常服以韎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周禮司服云凡獫狁見采薇熾盛也王宣王于日也匡

正也無或內侵也王國正義云率土皆王臣要服之內

是王國之封畿也此章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言盛

夏不興師今六月棲棲不寧戎車脩飭四馬駉壯載是

戎衣以出何為者也因獫狁甚熾我中國危急王命出

征以正中國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

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此齊也物物馬也周禮技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

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吉事

尚文武事尚強也驪馬深黑色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

色而其色又齊見馬之有餘矣閑習則法也閑習之久

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見教之有素矣服戎服也王氏云

既言四牡駉駉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

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三十

里一舍也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正義云



言經傳大全 卷十一  
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曆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按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凡三十一日而渡是師行日三十里之證也言齊物而色又齊閑習而皆中則馬政之脩非一日矣于是維此六月成我戎服應變速也我服旣成卽日引道盡舍而止從事敏也所以然者天子有北顧之憂爰命出征使敵愾而佐天子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闊也脩言身之長廣言腹背之充顒大貌薄發語詞奏毛傳云爲也朱子云薦也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共與供同服箋云事也定安也匡以扶冠履之分言定以奠中外之疆言言馬盛則兵強以此出征奏功可必矣然將帥威嚴整肅敬戒不怠以共是兵事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也共武之服如此自足制敵而安定王國矣黃佐云以奏以定言吉甫欲求如此皆未然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也。匪茹，言不度順逆，非不度強弱也。整，居整齊其眾而居之，無所畏憚也。焦穫，毛傳云：周地接于玁狁者。孔氏以為即爾雅之焦護，十藪之一。然爾雅云：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瓠中，今隸陝西西安府，而周京正在西安府城西。豈玁狁所居若是近耶？下章又何以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也？又郭璞自釋焦護藪，朱子分焦護為二，而誤以郭璞為單釋。獲，侵言遊兵侵掠也。鎬，方箋云：皆北方地名。朱子云：鎬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也。涇，水名，見邶風谷風。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者，箋云：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正義

云：涇去京師近，故言大恣。織幟，同赤旗也。文幟，上之文，即鳥隼也。鳥章，鳥隼之章。鳥隼，曰旟。畫朱雀以統前軍也。白帛也。旆，通作茷。左傳：蒞旆。蒞，旆也。白旆，繼旄者也。爾雅注云：帛續旄末為燕尾者，此白旆，即鳥織之旆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車，也。韓詩說云：謂兵車也。車有大戎，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十乘為馬四十四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啓開行道也。王安石云：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言玁狁不度順逆，整集其眾以居焦穫，侵鎬及方，以至涇陽內地，深入為寇如此，于是建此旌旗。

選鋒銳進聲討其罪焉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安安正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黃佐云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佶壯健貌閑習也與前解同但前是人閑馬此則馬之閑也大原晉地禹貢云既脩大原亦名大鹵春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黃氏云晉大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凡六名朱子云大原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文

武只就出師上見如嚴翼共事出不窮追皆其文處朱子云非文無以附眾眾即士卒非武無以威敵吉甫尹吉甫時大將也憲法也言車利戰鬪馬耐馳驅可大得志于玁狁然薄伐而不窮追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德威並用進止有度允文允武矣不可為萬邦法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吉甫燕喜私燕也成功而歸燕飲而喜樂祉福也王國匡則朝廷之福皆其福王國定則天下之福皆其福所謂多受祉也鎬即四章之鎬御進也諸友王之諸

臣與吉甫為友者，魚火熟之也。鼈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從事卑雅云：鼈以眼聽，穹脊連脊，水居陸生，以蛇為雄。雅翼云：在易離為鼈，為鱉為龜，以骨在外，肉在內也。考工記則以外骨為龜，屬內骨為鼈，屬以鼈四周有羣比。龜為內骨耳。膾說文云：細切肉也。禮記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先聶為大，聶而後細切之為膾也。侯維也。張仲諸友之一舉之，以為是燕之光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言吉甫班師而歸，燕飲喜樂，德威遠播，功在社稷，其受社既多矣。所以舉是燕者，以來歸自鎬，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故飲酒進饌于諸友，而珍美咸備，所以盡其歡也。

當時諸友誰在中有張仲其性孝友者焉。惟吉甫賢所以有此善友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故作此詩。嚴粲云：北伐南征二詩皆係班師時作。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

興也。芑，毛傳云：菜也。按詩有三芑，薄言采芑為菜，豐水

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陸璣云、芑似苦菜、莖青白色、  
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朱子云、卽今苦  
蕒音買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  
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  
田、新成柔田也、畲和也、田舒緩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  
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朱子云、法當用三十萬衆、  
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  
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  
數也、又云、孔氏以爲兼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  
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尚書

疏云、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  
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  
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  
十二人、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  
七十五人、一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  
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也、師衆千扞  
也、試肄習也、謂如步伐止齊之類、師干之試、言師衆之  
所以捍禦乎敵者、又練習也、其車三千、言其衆、師干之  
試、言其練、其生聚教訓、非一日矣、此六句、以三句與三

句率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率與泣不同既秉節鉞而臨之于上遂總師旅而率之以行四騏為方叔駕路車者翼翼順序貌路車金路也知為金路者以下文鉤唯金路有之戎事乘革路此乘金路者孔氏謂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也輿一作施赤貌鉤馬領之飾也金路無錫音陽有鉤亦以金為之詳召南膺馬胸也朱子云在膺有樊音擊有纓樊馬大帶纓鞅也正義云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言軍行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承王命來淮南征之師其車則眾其師則練矣方叔率之以行所乘四騏翼翼然順序所駕

路車奭然鮮明蔽車有簟弗在車有魚服飾馬有鉤膺御馬有脩革軍容極其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珩

興也中鄉箋云美地名蘇轍云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旂旐央央見出車董氏云九旗之物大常王所建旒旌象路木路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下所建餘得兼舉矣軼轂之軼也詩詁云考工記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是轂之外者長而內

者短也、軼非轂名、乃轂之外出者、凡在輪中通名為轂、  
轂之旁出者為軼、約軼者毛傳云、朱而約之、正義云、輪  
人曰陳篆必正、注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加朱漆也、  
錯文也、衡車前轅端橫木也、考工記、輿人為車、輪崇車  
廣、衡長參如一、錯衡者、衡上有采為飾、鸞鈴在鑣、曰鸞、  
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瑒瑒聲也、命服下二句是  
也、朱芾黃朱芾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  
也、瑒瑒聲、葱蒼色如葱也、珩佩首橫玉也、玉藻云、一命  
緼韍黝衡、再命赤韍黝衡、三命赤韍葱衡、正義云、累一  
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瑒則三命至九命皆葱衡、非謂

方叔唯三命也、輔廣云、約軼錯衡以下言車馬之盛、命  
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鄒泉云、方叔  
精神氣焰見于車馬、佩服之間、

馭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

也、馭疾飛貌、隼鳥名、陸璣云、鷩屬、春化為布穀者是  
也、郭璞云、急疾之鳥也、戾至爰于也、朱子云、言隼飛戾  
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  
所云也、顧夢麟云、以興師衆之盛、指三千句、進退有節、

指師于句後六句又承此而詳言之故曰如下文所云  
鉦說文云鏡也周禮鼓人以金鑄節鼓鑄如小鐘軍以  
金鏡止鼓如鈴無舌有柄以金鐸鈴大通鼓大司馬中春  
教振旅辨鼓鐸鑄鏡之用率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鑄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晉語趙宣子云  
戰以丁寧也鉦也倣其民伐擊也毛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箋云鉦鼓各有人言鉦人伐鼓互言爾正義云凡軍  
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  
是未戰時事也師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師帥皆中  
大夫鞠告也旅五卒為旅五百人也旅帥皆下大夫箋

云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  
互言之正義云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顯允謂號令明  
而賞罰信即蒙上陳師鞠旅而言伐鼓箋云謂戰時進  
士眾也淵通作齎鼓聲也振箋云猶止也振旅言戰罷  
而止其眾以入也闐闐鼓聲也言方叔率止擊鉦以止  
眾伐鼓以動眾陳師以鞠之陳旅以鞠之此顯允之方  
叔其進戰也伐鼓淵淵和平其振旅也伐鼓闐闐聲盛  
其師律之嚴如此淵淵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也闐  
闐取其齊一退而猶若對敵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



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蠻荆來威

賦也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蠻服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  
之邦國王畿千里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  
服鎮服藩服各以五百里為圻蠻服去王畿二千五百  
里所謂要服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國語要服者貢  
謂六歲一見因朝而貢餘夷鎮蕃三服大行人統謂之  
蕃國國語統謂之荒服但世一見荆荆州也禹貢云荆  
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蠻毛傳云荆州之蠻也  
按職方氏所言蠻服是環衛服四面五百皆稱蠻也此

荆州之蠻特蠻服之在南者耳晉語叔向云昔成王盟  
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也老以年言照下文壯  
字克能也猶猷同謀也徐光啓云克壯其猶者方叔之  
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  
文進退有節執訊獲醜見出車戎車三千之車也毛傳  
云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霆雷之急疾者鄒泉云戎車三  
句一串意蓋嘽嘽焯焯正言戎車之衆盛而如霆如雷  
卽狀其勢之雄也顯允方叔蒙三章之文也箋云方叔  
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在伐蠻荆使皆來威言其功

之多也言無知蠻荆敢與王國為讎我方叔雖老而謀猷則壯其率是師以來執訊獲醜戎車衆盛如雷霆之作人皆震驚蓋顯允之方叔嘗北伐有功故蠻荆聞名而畏服耳非王之知人善任何以成此功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宣王以下出序正義云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

也朱子云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攘夷則前乎此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二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見天子中興百度惟新田賦復馬政脩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四牡乘輿所駕龐龐充實也朱善云車攻馬同泛言軍實之盛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徂往也東洛邑也詳王風言在昔中興百度廢墜今車盡制而堅攻馬蕃阜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龐龐然肥壯駕車以往東都脩朝會之禮焉王安石云成王欲宅維者以天事言

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  
景長多寒雜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  
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雖然鎬京宗廟社  
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于雜時會諸侯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季彭山云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  
木路不輓以革而但漆之蓋樸素渾堅之制也輿廣六  
尺六寸與兵車乘車同惟輪則小兵車乘車三寸考工記田  
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蓋田車欲便于搏獸故其輪稍低好善也四  
牡駕田車者舉一車而言也甫草箋云甫田之草也鄭

有圃田按爾雅十藪鄭有圃田水經注圃田澤多麻黃  
草踐境便賄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一

統志圃田澤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  
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

者成滙正義云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  
宣王得往田焉劉瑾云宣王封庶弟友于西都咸林之

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東都然後圃  
田為鄭地陳傅良謂詩不以圃田繫鄭猶春秋不以沙

麓繫晉以為九州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  
此說非也行謂往至彼也符冬獵之名按下章言之子

于苗則是夏獵而此云狩者凡田之禮惟狩最備故以爲總名又蒐苗獮狩四時雖各異名惟苗獮二者不爲他時他事借用若此年簡徒亦名爲蒐五年大簡車徒名爲大蒐春秋書蒐五皆簡車徒也駕言行狩是未然事言朝會則必講武田獵之車既好駕田車之四牡甚大東都有廣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遂行狩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旒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毛傳云有司也正義云大司馬之屬苗爾雅云夏田爲苗郭璞云爲苗稼除害周禮注云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選數也徒步行者舉徒以該

車至七章則兼舉之也囂囂聲衆盛也車徒之衆可知搏捕取也敖箋云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注敖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亦曰敖倉城搏獸于敖亦未然事言既至東都有司爲于苗之備乃選徒衆囂囂聲多于是建旄以統人設旒以飾旄將往搏獸于敖山之陽甫草之地也呂祖謙云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二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四牡諸侯所駕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一路相屬日連絡各路皆有日布散赤芾諸侯赤芾金舄黃朱色

也會同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曰

同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猶眾也

殷見四方四時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司馬大會同則

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

與之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

覲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

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謂九伐之法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謂邦國之法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三官旁一門詔王儀南向見

諸侯土揖揖推之者定其位也土庶姓無親者時揖平推手也異

姓昏姻也天揖推手小同姓按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官

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明者

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乘龍載大旂春帥諸侯

出拜日于東門外夏禮日于南門外秋禮山川丘陵于

西門外冬禮日月于北門外既拜禮而還加方明于壇

上而祀焉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

宮尚左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諸公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  
東上正義云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故論語及此連  
言之釋陳列聯屬之貌兩階各立曰陳列兩階相屬曰  
聯屬言王在東都王靈丕振萬國咸賓其駕四牡而來  
也奕奕然聯絡布散既而入見天子服赤芾金鳥會同  
之間釋然陳列聯屬也

決拾既伏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鬪體卽韞  
也詳衛風芄蘭拾遂也以朱韋爲之詩詁云韞左臂拾

其衣袖以利絃曰拾亦名遂取其能遂弦也內則名捍  
爲其可捍弦也禮書云曲禮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  
可也則拾亦可爲贄與伏比也正義云決拾與手指相  
比次而和利陸南陽云鉤弦則決與右指相合遂弦則  
拾與左臂相符調箋云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謝枋  
得云弓既上弦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  
輕重必視弓之強弱此矢之調也射夫自諸侯而下凡  
與于射者之通稱同協也以齊一言我王王事而言也  
柴積禽也言朝會既畢田獵斯舉決拾既比次弓矢既  
適均射夫莫不齊一以助我舉積禽之事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四黃色之純也倚偏倚不正也獨言驂者驂在服

外易于出入也此二句未說到御之善馳馳驅之法也

劉瑾云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五日逐禽左即御田車

之法也按過君表者穀梁傳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

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流疏旁握謂建旃表門之旒旁

握四御擊者不得入擊謂挂著若車挂著門車軌塵車

塵不馬候蹄四蹄皆發後足躡掩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所云流

旁握御擊者不得入即過君表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

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是也如破箋云射

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安石云不失其馳車

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言四黃既駕齊

足而色又齊矣兩驂不倚閑習之非一日矣以此從禽

御者範我馳驅不為詭遇射者自左達右巧而且力

御交善如此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此章言畢狩之事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即選

徒之徒御御車者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

也其官有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之屬不盈言取之

有度不極欲也。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死天，不覆巢。毛傳云：自左臑，臑，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臑，臑，肩前兩骨也。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達。右耳本次之，遠心死，射左髀，外股，達于右髀，肱為下殺。面傷，常而不獻，踐毛，而逆射之。不獻，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其言禽，雖多，擇取三十焉。賓客君庖各十，其餘每禽三十，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卿大夫得與射，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

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言田事既畢，軍旅旋歸，馬鳴之聲蕭蕭然，靜無他聲也。旌旆之行悠悠然，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之子，即三章之子。于征，總就徂東往還言。猶云之子之為此行也。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事聞其聲，言至肅也。有司于征而始終嚴肅，即宣王之鞶帶無怠號令精明，故有司奉行惟謹如是。故下文遂着王允信展誠也。大成以獵事。



言輔廣云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言之子此行始終嚴  
肅聞其行而不聞其聲然則我王也中有興衰撥亂之  
志外有內脩外攘之事信矣其君子也靜治于往狩之  
初嚴肅于旋歸之際誠哉其大成也顧夢麟云君子大  
成俱照本章云盛德大業須開說者頗妄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

美宣王田也出序序又云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焉正義謂天子留意于馬爲之祈禱能謹慎  
于微細也求禽獸給賓是恩隆于羣下也如是則羣

下無不盡誠事君焉朱子云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羣醜

賦也戊箋云剛日也天干爲日地支爲辰十干五剛甲丙

戊庚五柔乙丁巳十二支六陽子寅辰午申戌六陰丑卯巳戊

辰庚午皆剛陽也曲禮云外事用兵以剛日內事宗廟之祭

以柔日蔡邕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

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幹相配以

成六旬爾雅云大歲在甲日闕逢在乙旃蒙丙柔兆丁

疆圉戊著雍巳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默音弋癸昭陽

又云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闕  
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協洽申涖灘酉作噩戌闔  
茂亥大淵獻伯馬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夏祭先  
牧治養馬者秋祭馬社始乘馬者冬祭馬步神害馬者爾雅云天駟房  
也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國語云農祥  
星房晨正土乃脉發既伯謂有事于馬祖將用馬力而祭  
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田車  
二句見上篇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  
大阜陵也從從禽也以追逐其後故曰從醜衆也從禽  
獸之羣衆也言王爲西都之狩將用馬力先祭馬神既

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之矣我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于是可以歷險從禽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  
歷險從禽只言車馬可爲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  
左昭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  
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麋麂漆沮之從天子  
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正義云必用午者于辰午爲馬故  
也差擇也齊其足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  
齊足齊毫尚純色齊力尚強壯齊足尚迅疾同聚也麇

牝鹿麋麇衆多也。此舉麋鹿以見羣獸也。漆沮二水名。季本云雍州有二漆沮而皆入渭。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流也。一在漢扶風之地。澧之上游也。馮翊漆沮此詩及潛猗與漆沮是也。扶風漆沮則縣自土沮漆是也。從猶循也。循漆沮之濱以行也。言車馬既備吉日庚午遂擇馬而齊足視獸所聚麋鹿最多之處名漆沮者從之。此正天子田獵之所也。說者多以此章爲擇地。然東有甫草西有漆沮原昔獵地而今其再振也不用擇。瞻彼中原其祈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祈大也。儻儻趨也。俟俟相待緩行也。獸三日羣二日友。言漆沮之間平原祈然而大禽獸甚有。或疾走或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射獵以燕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張施弓絃也。挾夾同。矢在絃上以指夾矢而引之也。發發矢正義云言發則中之。豝周禮注二歲爲豝殪。毛傳云壹發而死殪。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給與充用之辭。賓客謂諸侯也。醴周禮五齊二日醴齊注醴猶

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韓詩云醴甜而不涉也  
說文云酒一宿熟也正義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言饗  
醴命之宥是饗醴者飲酒之敬也言張弓在手挾矢在  
絃小豕曰貳發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卽死獲獸之多  
如此非特奉宗廟充君庖已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飲  
之需示慈惠而光邦家亦有賴也呂祖謙云車攻吉日  
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  
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  
足以觀矣朱子云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畋于有洛五

子作歌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  
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中興之勢在  
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  
民喜之而作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

典也大曰鴻小曰鴈兼言大小者老少長幼之况肅肅

羽聲之子流民自相謂征行也。劬勞病苦也。就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意。興至四句止。矜憐也。鰥老而無妻之稱。然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未老亦稱也。釋名云愁悒不寐。鰥鰥然似魚目恒不開也。寡老而無夫之稱。亦有盛年稱寡者。史記卓文君新寡。湖陽公主新寡。亦有男子稱寡者。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毛傳稱偏喪曰寡。此鰥寡不專指失配。凡夫婦離散不得已而相棄者皆是。言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未得所止矣。之子流離則劬勞于野未有定居矣。且此劬勞者皆可哀矜之。鰥寡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垣外墻也。堵春秋傳云五版為堵。累五版也。版廣二尺堵高一丈。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言百者。見非一家也。皆作箋云百堵同時而起。劬勞即上章之劬勞。追言之也。不必分前為羈旅之苦。此為版築之勞。究終也。安宅猶云安居。言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得所止矣。之子築垣百堵皆作成其室矣。始雖劬勞終獲安定何意及此乎。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也此章幸王之能察民情而使安宅也嗷說文云眾口愁也哀鳴嗷嗷承劬勞于野來以此劬勞時之怨咨也哲人謂明君指宣王也宣縱也驕驕恣也言維此明哲之君憫我劬勞故有以撫恤之若彼愚闇之君直以宣驕目之矣使非我王聖哲安得安集若此哉舊以哀鳴比作此歌夫既喜之而作矣復何哀鳴乎且末四句自明大覺無謂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

美宣王勤政也 序云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說者謂箴宣王過勤然過勤何嫌而反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通篇皆設為王問之詞其語詞夜如何其問早晚也央毛傳云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遠通讀平聲者非央也庭燎以下皆想像可以視朝之時庭燎秋官司烜

音凡邦之大事共墳也大燭庭燎注疏云樹于門外日大

燭于門內日庭燎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節蜜灌之以百枚并而纏束之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數、  
出大戴記、王安石云、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君子  
 謂諸侯至止、謂已至朝門之外、將將鸞聲言王將起視  
 朝、不安于寢、問曰、夜如何哉、豈猶未央與、吾意庭燎盛  
 明朝者至而聞鸞聲矣、王勤政之心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夜未艾、言夜漏豈尚未盡、晰晰、小明也、王

安石云、其光衰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通作嚮、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吳棫云、天欲明

而烟光相雜也、黃佐云、烟以晦而藏、光以晦而顯、烟光  
 相雜而並見、則明窮而日出矣、箋云、上二章聞鸞聲耳、  
 今鄉明見旂、是朝時也、朝禮別色、始入玉藻云、朝辨色  
 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

憂亂之詩、亂、讒言、讒說、殄行、致亂之由也、序以

為宣王時詩、按、書紀宣王信妾女鳩之讒、欲殺杜

伯、左、儒、九、諫、不、諱、并、殺、之、臣、下、憂、讒、畏、譏、或、當、然、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賦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朝宗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

見曰朝朝猶朝也夏見曰宗宗尊也秋見曰覲覲勤也

其勤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若孔氏云諸侯之朝天子

說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

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

也馬融以為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

由經無正文先儒為此二說水之趨海猶臣之朝君故

以水入海為朝宗馭彼飛隼見采芑載飛載止飛則有

止也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與一事以水之歸壑隼之知

止興入不念亂物若有知人不如物兄弟邦人諸友皆

謂僚友也親之則曰兄弟以同國而居則曰邦人諸友

念有恐懼脩省意即三章所云敬也亂即指讒言煩興

陷人罪罟也誰無父母舉人最切者動之言沔彼流水

猶趨于海馭彼飛隼猶有所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乃

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一身遇亂不足惜父母遇

亂深可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馭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

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揚飛舉也水方盛未殺隼方揚未



止與憂方來未息前章反與此正與不蹟不循道也如  
所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者載起載行起立而復行言  
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不可弭忘言不可止此  
憂而使之遺忘也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  
其與

與也循彼中陵言不橫絕曠遠知自過也隼不自縱人  
乃縱讒人不如物也訛言虛偽之言卽讒言也自我視  
彼爲訛自彼毀我爲讒懲止也我友卽兄弟邦人諸友  
其與不與也言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民之訛言乃無

懲止之者然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反躬無缺讒言何自  
與乎我所謂念亂者此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

陳善納誨之辭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蘄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鶴鳥名陸璣云人謂之赤頰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雌者聲差下說題辭注云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生氣  
則喜而鳴禽經云鶴老則聲不高聲交而孕以怨望以

潔、唳、雅、翼、云、性、好、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鳧、  
旌、古、今、注、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臯、毛、傳、云、  
澤、也、九、臯、韓、詩、說、云、九、折、之、澤、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  
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而、野、聞、其、聲、言、  
誠、之、不、可、掩、也、潛、藏、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  
無、定、在、也、樹、生、植、之、總、名、檀、良、木、禕、落、也、呂、大、鈞、云、落、  
葉、穢、雜、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禕、言、愛、當、知、其、惡、也、錯、說、  
文、作、厖、云、厲、石、也、旱、石、曰、厲、可、以、磨、刀、劍、又、禹、貢、有、磬、  
、治、磬、亦、用、之、此、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不、必、專、就、玉、說、  
、懋、也、章、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輔、

廣云鶴鳴二句風王誠身也魚潛二句風王明善也樂  
彼五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欲之蔽後  
可以明善而誠身也陸南陽云通篇既是托喻正意只  
可繳內以己意說出若以注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  
人本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惡木也陸璣云一名楮一名穀桑殷中宗時桑  
穀共生是也今江南績其皮爲布又擣爲紙謂之穀皮  
紙相感志云其膠可團丹砂攻治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附朱子分此詩為四項舊說雖托喻四事而轉折只  
一意序云誨宣王也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任  
者其說謂鶴鳴聞野猶賢者脩德巖穴令聞遠播  
王欲得之未易也如魚寒則潛淵溫則游渚視乎  
時也如人樂彼之園者有嘉樹之檀其下維穉有  
德者上無德者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砥  
礪治功如石可為錯磨之用二章聞天喻賢者名  
達朝廷用之猶魚在渚矣其或禮貌衰言弗行也  
又將去之如在渚復潛矣上檀下穀亦用舍分明

也玉王君言上可正君故求之宜亟也

祈父之什

祈父

軍士怨久役也序云刺宣王也毛鄭皆以為與羌  
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凡起軍旅六軍之士出自  
六鄉爪牙之士不應從征故呼司馬而責之呼司馬  
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毛傳云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以其

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古者祈圻謂司馬也

予司右虎賁之屬也。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率其屬以衛王者也。司右職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職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爪牙正義云鳥獸用爪獸用牙以防衛。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轉移恤憂也。箋云謂見使從軍也。靡所止居謂軍行征伐不得休息也。言祈父汝掌征伐典畿內之兵者也。我輩爲王侍衛之爪牙何爲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得安居乎。三禮解

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靡所底止謂行役未已

祈父直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直誠也聰聞也言宿衛者不從征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尸主也饗熟食也割烹煎和之稱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呂氏謂親老無兄弟當免征伐故責不聰此與詩旨不合蓋宿衛者不論兄弟有無皆不當調發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

賢者去不可留故作此詩。序云刺宣王也。毛鄭謂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場圃也以場圃同地圃亦名場苗菜

苗也繫絆其足維繫其鞅在胸永淹留也伊人指賢者

逍遙遊息也言皎皎然白駒伊人所乘也今將去矣安

得食我場圃之苗而繫留之維繫之以延今朝使乘駒

之伊人逍遙于此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

賦也藿豆葉也于焉嘉客為嘉客于此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

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思語詞只轉其去意便是賁來慎

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皎皎白駒若易

其丘園之志為邦國之光而賁然肯來將以爾為公侯

得行其道逸樂無窮期也慎哉爾勿過于優游勉哉爾

勿決于遁思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生芻青芻也草新刈者嚴粲云以生芻見淡薄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賢逢一豆皆因馬見人也其人如玉言其德也自其出處之節見之堅不可磷潔不可淄也言今皎皎白駒入彼空谷以生芻秣馬不屑我之苗藿矣其德純粹如玉身雖不留猶願聆其德音毋得貴重爾音聲不以遺問我有跡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序云刺宣王也呂祖謙云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可居也及至彼又不若故鄉因思歸使民如此亦異于還定安集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也穀木名此穀字从木下穀字从禾啄鳥食也粟說文云嘉穀實也雅翼云古不以粟為穀名但米有孚穀皆稱粟呼黃鳥即呼他邦之人集穀啄粟喻人之害已

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徐光啓云善道卽患難相救恤之意言發語辭旋回復反也旋歸復三字同義以初行言曰旋以行之本意言曰歸以反而已至言曰復邦族故國之宗族也託爲呼黃鳥而告之爾無集于穀而啄我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此也梁見唐風鶉羽不可與明言休戚不相知也諸兄爾雅云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

爲從父昆弟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此也栩見鶉羽黍見黍離處止居也蒙上兩章不我肯穀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諸父爾雅云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

邦家

賦也蔽芾盛貌爾雅云樗之父母謂姻婦之父謂婚婦之  
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  
為姻兄弟言我從故國來經行野中依木休息其窮甚  
矣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將反我邦家而  
已婚姻之故四字重以婚姻而相就非我無謂也以昏  
姻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

斯復

賦也遂惡菜箋云牛薺也仲春生可采郭璞云高尺餘  
方莖葉長而銳穗間華紫縹青色采遂所以療飢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祗  
以異

賦也菑惡菜箋云菑也亦仲春生可采郭璞云大葉白  
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原始云俗名老鴉蒜求我諸本作  
求爾特匹也成通作誠言我行野中采菑為食其困甚  
矣爾乃不思舊姻求爾新特雖實不以彼之富厭我之  
貧亦祗以彼之新異于我之故耳此人本自厭貧詩人



若代爲之諱，正是冷語毒刺。沈守正云：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

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落者，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之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注考之者，謂設盛食以落之。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序云：宣王考也。室也，說

者謂厲王流彘，宮室圯壞，宣王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也。朱子李如圭皆疑此卽新宮詩，儀禮燕禮下管

新宮大射儀新宮三終左傳

昭二十五年

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謂卽此詩。然儀禮定于周公，若以此詩當之，則非宣王詩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毛傳云：流行也。朱子云：有序也。兼二義。方明言：流行有序也。干，水涯也。幽幽，深遠也。南山，終南山也。陸南陽云：水卽豐水。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近故曰臨。

南山遠故曰苞。苞，叢生而固也。苞言其本，茂言其末。式發語詞，猶通作尤。怨也。言君子築是室，其形勢則臨有序之水面深遠之山，其制度則築基盤固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末二句勿涉戒意。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祖。周初營治鎬京者，謂武王邑姜也。妣先于祖，協韻耳。百堵，室之四周。西南其戶，百堵內之制也。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爰于也。言我周妣祖開造丕基，而中業圯壞，我王似續。

之築室至百堵之多，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濮一之云，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約束也。謂縮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卽束板以載也。椽，築也。橐橐，杵聲。除，亦去也。箋云：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君子謂王也。芋，尊大也。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言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椽之以杵橐橐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固，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

是君子所居以氣勢尊大者也徐光啓云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言規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然敬也棘急也如矢斯棘謂廉隅繩直如矢急行而直也

陸佃云自其四中視之則如跂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

如矢斯棘革變也如鳥斯革言其棟脊宇屋之峻起如

鳥之警起而革也翬雉也如翬斯飛言簷前後阿棟邊

側華采而軒翔高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祖謙云

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躋升也周制天子堂九尺以堂高

故曰升言大勢嚴正如人竦立而敬廉隅整飭如矢急行而直棟宇峻起如鳥警起而革簷阿華敞如翬飛之矯翼堂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視朝聽政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官寢之前庭也自堂下至門謂之

庭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穀梁傳云楹禮天子丹諸侯

黝大夫蒼書大傳云士大夫有石材柱下庶人有石承

承當柱下而噲噲已不出為飾噦噦云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

深廣之貌冥與室西窆東南之間也就一室言之而向

明處開爽向冥處又深廣無所不宜也寧燕息也言庭

則平正楹則直大向明之處軒窗與窻之間深廣室之美如此君子所居以安寧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箋云小蒲之席也濮一之云莞一名燈心草生

池澤中卽苻離也簟竹席也下莞上簟言臥席也二寢

字皆謂臥也興夙興也乃占我夢者正義云王自言已

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熊

說文云似豕山居冬蟄詩義疏云能上高樹見人則顛

倒投地而下埤雅云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呼熊白

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美

在掌墨客揮犀云熊山行數十里悉有跬伏之所必在

石崑枯木中謂之熊館異苑云熊穴不得見穢及傷殘

見則舍穴自死淮南子云熊食鹽而死羆郭璞云似熊

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詩義疏云有

黃有赤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埤雅云堅中縱目

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其白生于心之下育音荒之

上秋冬則有春夏則無虺爾雅云虺虺博三寸首大如

擘郭璞云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

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廣志云虺虺與土色相

亂其中去聲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蛇類至多爾雅所載惟騰音騰蟒蝮虺三者埤雅云蛇盤常向壬地言室既美矣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于斯安寢既寢而典命占我夢吉夢云何夢熊與羆夢虺與蛇嚴粲云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朱子云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按春官大卜

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蕪氏占人筮人占夢

皆其屬也大卜掌三夢之法一致夢有以致二觴夢異

非意所及者三咸陟無心之感神魄升占夢掌歲時觀天地

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正夢

無所感動二噩夢驚愕三思夢覺時思四寤夢覺時道

平安自夢五喜夢喜悅六懼夢恐懼季冬聘發幣王夢獻吉夢于

王獻羣臣吉夢王拜受之乃舍音釋萌猶釋于四方以贈

惡夢贈送也欲以此章首句喝過下四句大人占之辭

也陸佃云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為生男之祥虺蛇

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為生女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

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類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

斯皇室家君子

賦也。乃將然之辭。載則也。半珪曰璋。嗷大聲也。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室家國與天下之通稱。君衆子爲諸侯。王嫡長爲天子也。君先于王。取叶韻。言由是生男則寢之于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其服也。弄之以璋象其德也。聽其泣嗷嗷然大聲。比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君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褓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賦也。寢之于地。卑之也。女人法地。示天尊地卑之意。褓

毛傳云。祿也。正義云。縛兒被也。詩故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四方女子。褓之。并手足裹之。示無外務也。瓦

毛傳云。紡塼也。箋云。習所有事儀善也。箋云。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正義云。婦人從人家事。統于尊。善惡非婦人所有。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議謀罹憂也。末句承上二句。言生女則寢之地。從其順也。衣以祿。示無外也。弄以瓦。習所事也。願其長而無非。亦無善。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詒父母之憂。官室作而兄弟和于斯。男女生於斯。慶莫大矣。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

言牧事有成牛羊衆多也。序云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爾宣王也。三百維羣。箋云三百頭爲一羣。毛傳云黃牛黑脣曰牯。王安石云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言誰謂亂離之後爾無羊乎。一羣三百不知其羣凡幾也。誰謂爾無牛乎。牯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

也見爾羊之來角濺濺然和集爾牛之來耳濕濕然潤澤不徵其盛乎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此章言牧人能順物性以見牛羊所由盛也。訛動也。朱善云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爾牧牧養牛羊之人與末章牧人不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何揭也。蓑說文云草雨衣也。笠說文云笠無柄也。增韻云有柄曰笠無柄曰笠。國語注云襜褕蓑薜衣也。茅蒲笠笠也。蓑笠皆雨具今何之而不披戴備之也。三十維物

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牲，天官膳夫膳用六牲。

馬牛羊庖人掌共六畜。始養曰畜地官牧人掌牧六牲。

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體完凡陽祀祭天于

宗用騂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用黝牲毛之。望祀

五嶽四鎮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四時所常祀

四瀆也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表貉王行所過毀事副

至四方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表貉王行所過毀事副

百物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表貉王行所過毀事副

侯禳毀除用龍。雜色不純可也。春官小宗伯毛也。擇毛六牲辨

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空主豕使

共奉之。助王牽入廟牲雖兼言六畜。此詩專謂牛羊也。具備

也。箋云祭祀索則有之。朱公遷云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言牛羊布滿于山谷而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如

以順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

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

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朱善云薪蒸以供爨燎

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及乎他

也。矜矜兢兢堅強也。猶曰壯盛騫虧也。崩羣疾也。少損

日騫全壞曰崩。羊善耗敗言羊則牛可知。靡以手教也。

肱臂也。畢盡也。來自牧歸也。既亦盡也。升入牢也。畢來



既升亦獨以羊言言牧人之來出其餘力或樵採薪蒸  
或搏取禽鳥爾羊之來無羸弱無耗敗但麾以肱使來  
則畢來使升則既升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  
豐年旄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牧人地官牧人

養牲于野田者

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

徒二十人其職詳二章牧人乃夢卽占夢歲終獻吉夢  
于王者也詳前篇衆謂人也旄見出車旟見鄘風干旄  
周禮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旄是旟旟統多于旄所  
統也衆維魚矣言初見爲衆而忽見爲魚旄維旟矣言

初見爲旄而忽見爲旟皆恍惚所見如此大人見前篇  
室家男女也溱溱衆也言自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  
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衆乃是魚又夢旄乃是旟以問  
大人占曰衆維魚矣蕃阜之象其必豐年乎旄維旟矣  
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溱溱乎旣富且庶中興之業成矣  
徐光啓云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  
則一庶人之富已爾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

家父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序云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云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  
父來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  
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  
姑闕焉可也正義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  
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  
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當且觀中興之業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  
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泉氏長魚又夢滅氏以  
興也節高峻貌南山終南山巖巖云錡京面對終南故  
以所見起興巖巖積石貌以山石之高峻興位望之尊

崇望重則責亦深不可冒處而竊據也赫赫顯盛貌師  
太師三公也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賈誼云保保其身體  
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宋書云三公訓護人主道以  
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師尹毛傳云  
尹氏爲太師朱子云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  
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具俱瞻視也惓說文云憂也  
徐鍇云如火熱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輔廣云戲談且  
不敢况正言其失乎小人居高位縱欲戕理未有不肆  
虐以箝人口者卒終斬絕也監視也謂自省于已也言

節然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可仰矣赫赫顯盛之師尹  
位高責重民皆爾瞻矣今乃使人見其所爲憂心如火  
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負民望矣民心已離國運必  
促國旣終將斬絕汝何用不察哉顧夢麟云此章正興  
四句截然以憂心如惓竟接具瞻語意蘊藉之甚注補  
而其所爲不善一句豈不可以解詩要以入詩非也凡  
朱注用補句者類然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實滿也滿乎山者草木也猗長也薦通作荐爾雅

云再也毛傳云重也瘥病弘大也天方降此荐至之病  
以人則死喪以世則禍亂甚大且多也嘉美也不聞美  
言但誇讚而已憯曾也言節彼南山草木實其中者皆  
猗猗而長山之生物何均也今尹氏尊爲太師偏黨不  
平謂之何哉是以神怒而重以喪亂人怨而誇讚其上  
而尹氏絕無懲創之見于事嗟閔之形于聲也人所爲  
皆本于心不平謂何是一篇綱領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也王安石云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

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均平也秉國之均言持國之平維持毗輔也維以安民  
言毗以君德言迷惑也惟平則公正服人故民不迷與  
下章弗信相反弔愍也昊天刑昃云元氣博大之貌不  
弔昊天不見愍于天也卽上薦瘞喪亂弘多也空窮師  
衆也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人類將滅矣甚言  
之也言尹氏以世臣而官太師王朝安危所係爲國根  
柢政事權衡所出執國之平任大責重如此宜維持四  
方輔毗天子公道服人使民不惑今乃不平其心不見  
愍于天矣不宜久在位使天降禍亂我衆并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賦也此章言其用人以見不平之實不平是綱用人是  
目弗躬弗親嚴粲云于政事不躬爲之不親臨之信信  
服也仕事也尹氏不躬親庶政委于姻婭小人小人又  
皆不學問更事之人也罔欺也君子指王弗問弗事者  
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此四句言其委政  
小人之非下四句戒其無然也式發語詞夷平也已止  
也廢退也殆危也瑣瑣小也計謀褊淺之貌亞爾雅云  
兩婿相謂爲亞郭璞云今呼僚婿釋名云亞者一人取

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曰友婿。膺厚也。位高則祿厚。故曰膺仕。言尹氏不肯躬親王事。委託他人。庶民已不信服。且所任者皆未嘗學問更事。大臣以人事君。可以是人欺其君哉。爾當平夷其心已而退之。勿使小人危殆。國家瑣瑣之親戚。勿高爵厚祿以私之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備均鞠窮。訕亂戾乖也。鞠訕大戾。二章天怒人怨。是也。君子謂尹氏。屆至也。盡心竭力之意。闕息也。夷卽式夷之夷。惡怒謂惡極而怒。二章民言無嘉。是也。違去。

也。言昊天不均。備降此窮極之訕亂。昊天不惠。愛降此乖戾之大變。然救之亦易耳。君子如以。其至而于政躬親之。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如平其心。而于小人已退之。則民之惡怒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賦也。定止也。式發語詞。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言降訕降戾。日甚一日也。醒酒病也。憂心如醒。家父自道也。國成。國法也。自公平正大之體。言則曰國均。自紀綱法度一成。不可變。言則曰國成。誰秉國成。怨問之辭。斥尹氏也。

言君子既不能自反以靖天變不見愍于天矣是以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病酒然誰執國之成法乃不自為政偏任羣小卒勞苦我百姓也卒字有不自改意爾雅曰卒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賦也項大也領頸也感感縮小之貌言吾欲駕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感感然迫窄何處可馳騁乎嚴粲云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徐光啓云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

賦也茂盛相視也正義云言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相殺傷也夷平憚悅也言當爾惡意方逞不難推刃相加及爾忿怒既平轉為悅憚則如飲酒者賓主相疇爾性不常安得不釀亂乎顧夢麟云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也故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辭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尹氏之不平天實使之也呼曰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得安寧矣而尹氏莫懲者猶故反自

以爲是怨人之規正于爾也徐常吉云我王不寧蓋君民一體未有民不安而君得安者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家父毛傳云大夫也朱子云家氏父字究窮也正義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于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式語詞訛化也爾指王家父自陳作詩之意言我作此歌誦以窮究王政訥亂所由實王心之蔽而私一尹氏故也王尚聽吾之言改心易慮使宰輔得人衆正在

位以畜養萬邦也趙一元云前九章極言尹氏致亂而未以一言歸之王心乃知詩雖若刺尹氏其實刺王用之也徐常吉云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所畏者天國所恃者民小人雖不平其心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倦倦于此庶幾君相之回心易慮也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

大夫刺幽王也

出序

朱子但謂大夫所作而不信爲

幽王詩然觀其解八章褒姒威之則是亦從序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言經月六卷 卷一 五  
東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賦也正月箋云建巳之月朱子云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唯正月朔陰氣未作孔穎達云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為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邵寶云四月日正月十日陽月扶陽抑陰無所不用其極也繁多也范祖禹云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范處義云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漢武帝元光

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殺粟麥訛言讒言也訛言典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孔甚將大也京京大也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瘋憂幽憂也痒病也言純陽用事而繁霜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為訛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則亂之構于人者未已也當時恬然莫以為憂我獨京京然憂之大哀哉我小心畏懼愁居懾處以至痒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瘡病也自從也下同莠毛傳云醜也好言者誇詛



之言、莠言者、害正之言、自口譽毀、惟口所出、無真實也、  
 愈愈益甚之意、言我憂亂而病如此、父母生我、胡使我  
 遭此病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與我相值也、訛言之  
 人、好言相諂、諛莠言相譏、毀惟口所出、不由于中、我見  
 之憂心日甚、而反見侵侮也、有侮謂忿我之憂為沽名  
 矯激而妄加排拂也、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匪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臣僕亡國  
 之虜也、于何從祿、言不知復從何人受養、謝枋得云、忠

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從何  
 人受祿、言我憂心惇惇、然念我生之不幸、將與此無罪  
 之民、同為亡國之虜也、哀此一世之人、將從何人受養、  
 如視烏飛、將止誰屋乎、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朱公遷云、  
 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而天之于人、善惡乃無別、以人之  
 有見、與天之無知、有定以氣運、言皇天也、伊誰云憎、接  
 弗勝來、單指惡言、言瞻彼中林、草木繁蕪、然大者為薪、

細者爲蒸甚分明也。今民困于訛言，方皆危殆。視天若夢，夢然不分別善惡。然此特未定耳。天之既定善必祥，而惡必殃。未有不能勝人者大矣。上帝豈有私憎而禍之乎？朱善云：福善禍淫，天之常理。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衰，常者有時而變。此未定時也。方其未定，人或能勝天。及其既定，天必能勝人。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賦也，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掌占夢之官。春官占夢中士二人，詳斯于具，俱也。曰：心自言也。聖明于

臧否吉凶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歐陽修云：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言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則岡陵也。訛言無實如此。王曾莫究察而禁止之，卽有故老明于臧否，占夢明于吉凶，召而問之，但皆平日以聖自負而已。于訛言之是非不肯出言辨之，如視鳥之飛，誰知其雌雄乎？王旣不能禁止舉朝，又莫能辨也。故老占夢非真不能辨，言出而禍隨之，故不肯輕措一言。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賦也。局正義云：曲身也。踏毛傳云：累足也。說文云：小步也。嚴粲云：不敢不局，懼壓也。不敢不踏，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則然號哀呼也。斯言卽上局踏之言，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理也。虺見斯干，蝮毛傳云：蝮也。爾雅釋魚云：蝮，蝮蝮，蝮蝮，蝮蝮。蝮蝮守宮也。一物四名，虺蝮皆毒螫之蟲也。言人謂天雖高也，懼壓而不敢不局；人謂地雖厚也，懼陷而不敢不踏。其號呼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蓋訛言惑世禍固不測也。哀今之人，胡爲肆其虺蝮之毒至此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堯塌之處。苑，茂也。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抗有齟齬頓挫之意。下文執我仇仇是也。抗我而云天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克勝也。彼彼王也。求我則猶云求我爲賢人之榜樣，執持仇讐也。執我仇仇，言衆訛朋興，持我之短長，以與我爲讐。卽二章有侮也。言瞻彼阪田地力至薄，猶有苑然特生之苗，况天無不覆顧，乃抗我如恐不我克。夫始而求我爲則，唯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執我仇仇，亦不使我得效力于國也。箋云：言其

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轍云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爲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上七章皆憂訛言此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由溺女色而致昏惑推禍亂之本也如結言憂不離心如物纏結也正政也厲暴惡也卽照末句火田爲燎揚盛也赫赫明盛貌宗周謂鎬京也褒國名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古褒國姒姓也褒姒幽王嬖妾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

人之神化爲二龍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粢藏之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粢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粢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玄珣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妻賣檠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褒姒既生子伯服乃廢后而立褒姒廢太子

而立伯服幽王惑于褒姒出入同乘不恤國事馳驅弋  
獵不時飲酒沉湎以夜繼晝褒姒不笑王欲其笑萬端  
故不笑王爲烽燧大鼓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乃  
大笑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  
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卽申侯立故太子宜  
臼是爲平王自是周與諸侯無異威毛傳云滅也言我  
心之憂固結不解者以今此之政胡爲若是厲虐也彼  
燎之方盛炎熾燦怒寧有能滅之者而赫赫然顯盛之  
宗周一褒姒遂足威之蓋婦人蠱惑王心而讒人乘間

敗壞之耳朱子云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  
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此也終其永懷猶云永懷其終此句卽屬行道說卽思  
此陰雨之窘耳窘困也載車所載也其車旣載言當陰  
雨時車旣載物甚可懼也輔正義云爲車不言作輔則  
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箋云  
棄輔喻遠賢也輸箋云墮也旣載爾載俱音在下章做  
此將請也伯長也助予助我出此載于泥塗也言王爲

淫虐如行遠者令人念其終又將困于陰雨陰雨則有泥陷之難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車輔及載之輸爾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陸南陽云蘇氏注是逐句解法宜依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喻意繳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朱善云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輔以喻大臣僕以喻衆賢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又數數戒敕爾御車之僕自不墮爾

載而終踰絕險若初不以爲意卽陰雨奚患哉王誠用賢將恃以無恐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比也王不能用賢免亂君子立亂朝雖自韜晦禍安逃哉故以魚爲喻潛深伏匿也炤明易見也魚性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非所樂矣蓋魚雖藏伏沼之水淺亦甚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也我所以憂心慘慘傷國政之虐而階禍至此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慤慤

賦也彼小人也。旨嘉皆美也。言禮物備也。洽合也。比親也。云毛傳云旋也。李樗云與親戚相周旋也。慤慤痛也。言君子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穀和悅其隣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安危利災不知禍之將及我獨慤慤然憂之痛也。

此彼有屋菽菽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笱矣富人哀此惻獨

賦也。此彼小貌。菽菽窶陋貌。穀祿天禍。椽害笱可獨單也。言此彼小人夏屋安居菽菽卑陋者厚祿奉養民獨

不幸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椽喪之也。彼富民猶或可勝哀此惻獨無告者也。小人有屋有祿皆民財力為之。故小人愈富民愈貧。李樗云哀亂之極貧富俱受禍富者猶可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

刺王用皇父以致亂也。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以

此詩當為刺厲王謂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然考鄭語桓公以幽王八年為司徒其先或是番也。李樗云唐志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

王六年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建亥月也交毛傳云日月之交會朱子云謂

晦朔之間也按會與交不同會但同度而已交則同度

又當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正義云古曆緯及

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九百

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共計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天行至健每一晝夜左行

繞地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一日作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適合其初起之度謂之一期而

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天本無度

以與日離合而有度之名在天成度在曆成月天體員故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

數日月皆右行于天經星隨天左旋日月行一度月日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度九百四十分割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

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于十九分中得其七計于十三度外又行過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

八微九塵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

一周追及于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日行積三百六

十分月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二十七有奇而行天一周又二日追及于日計

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每月皆交會一歲凡十二

于星紀之次十二月會于亥枵正月會訾娥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沉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

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亦名十二辰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巳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日月相去近



一遠三謂之上弦下弦日月相去百八十里而月或在日  
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

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于交會又月與日同

道乃食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亦曰黃道黃道北

遠為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為春秋分九行者黑

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

白道立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入行與

中道而九是謂九道月不行中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

于中道內外每行一道必隨黃道而斜出其旁半在黃

道裏半在黃道表或高出黃道上或低出黃道下然其

高低上下與黃道相去不得過六度方其在表謂之入

陽曆在裏謂之入陰曆者日之所歷也入曆之時正

其入表裏之際或相迫相逼或兩道相合遂交而食月

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

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出入十三日有奇而一出一入一歲

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惟有兩次與日

會約計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有一交日方有食此常

度也故左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

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

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

災此十月之交非分非至而食失其常度正謂之災下

章云不用朔日即交之日也釋名云朔月初之名也朔

其行是也蘇也月死復蘇生也辛卯朔日干支也日有食之月食

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  
日有食之醜毛傳云惡也以是月是日而有是異甚可  
醜惡也十月六陰用事一陽未復其月純陰且辛陰金  
卯陰木其日又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擅令微陽不能  
獨存其為變大也蘇轍云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  
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

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日月被食不明也詳却風柏舟言十月六陰用事日月交會之朔辰在辛卯其日又純陰乃日有食之是陰壯陽微之變不大可惡乎月爲陰精有受制之象宜有時而虧日爲陽精無可屈之理今乃亦虧焉異旣如此危亂已微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何孟春云古人罔不以日食爲懼春秋日食必書漢詔有云謫見于天災莫大焉宋徽宗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爲災異古以爲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與劉瑾云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人君行事所感召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而相食失其道也當朔日爲月勝而日食當望日爲月亢而月食皆是月不避日也不用其良暗指用皇父臧善也言日月告凶不用其道而相食者以四國無政而紀綱不張不用善人而姦邪得志故也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

拚之一何不善是凶亡之徵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豕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說文云劈歷振物者電莊子云陰陽分爭故為電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卑雅云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易云離為電雷電合而章時訓解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不始電君無威震燁燁震電者燁燁然震雷之電寧安徐也令善也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沸水涌出貌騰相乘

陵也漢書李尋云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豕山頂也萃爾雅云萃者屨屨音崔郭璞云謂山峰頭巖者自上墜下曰崩山豕峯崩言山頂之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也朱子云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推度災云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峯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人暗指幽王憐會也言非但日食而已當此十月而雷電且水溢山崩陵谷易處災異頻仍乃天所以示警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王曾莫之懲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此章言所以致此災異者以王用小人而皇父為小人之首諸臣皆其引進更有豔妻蠱惑王心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姦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卿士正義云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于六卿之外更為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左傳注云王卿之執政者司徒尚書云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禮地官大司徒卿一人豕宰即太宰也尚書云豕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太宰卿一

人齊職儀云堯命羲和主陰陽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為天官殷以其官為豕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膳夫天官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內史春官內史中大夫掌王八柄之法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家語云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趣馬鄭立云趣養馬者也趣馬本下士而朱子云中士因箋之誤也夏官趣馬下士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師氏地官師氏中大夫掌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

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于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蔡汝楠云古人慎獨之學自宮及府無非正人。幽王自中朝大臣以至燕朝小臣皆不得其正。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敵夫曰妻。言豔者言其配王以色而已。煽熾也。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蠱王心者未有艾則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徐常吉云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以竝言。朱公遷云此章卽不用其良一句而

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此章專言皇父專恣害民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胡爲以下邑人之怨辭作移動也。卽就徹去卒盡也。戕殘也。言皇父急營封邑不肯自言不時民怨之曰胡爲動作我不與我謀欲營室于我所居乃遽徹我牆屋令我他徙因妨我農功卑者汙而高者萊其酷甚矣。猶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舊謂與民俱遷先毀其牆屋而後令遷夫皇父封于畿內營邑就封本

無舊民可遷且地各有民安用遷之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直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皇父自謂甚聖也都大邑也周

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

也向地名正義云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

左隱十一年王取鄆劉為邢音委之田于鄭而與鄭人

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檜茅向盟川陘墮懷共十

二邑忿生武王時司寇蘇公也十二邑本其采邑後蘇

氏據十二邑以叛桓王不能取而與鄭使取之意幽王

時向已歸于王而王以與皇父也鄒忠胤云向在東都

而此時周尚都鎬皇父既總朝權何肯舍此徂彼夫亦

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

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

可以逃死乃東寄帑與賄于虢鄆蓋當時諸侯皆有郛

鄆之營而皇父實為之備三有事箋云三卿也禮畿內

諸侯二卿正義云太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

其兩兩卿設其伍五大夫都鄙是畿內畿內之國二卿其伍

大夫與畿外同皇父當二卿今增一卿以比列國也禮

信侯維藏蓄也懋箋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也遺留也老

舊臣也不憊遺一老言悉擯斥也有車馬者即多藏之  
三有事也以居徂向以往向邑而居倒文也言皇父自  
以為聖其作都于向也所擇三卿不求賢自輔實維多  
藏之富人蓋以賂進也又不肯留一人以衛王惟知擇  
有車馬者往居于向為已私人而已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就刑罰困弊言噂聚言也  
沓重複也小人面相親媚之狀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  
語也朱子云多言以相悅背憎背後憎毀也職主競力

也言皇父擅恣若此故非其黨者雖黽勉從役不敢告  
勞猶且非有罪辜橫罹讒毀然此乃下民所構之孽豈  
自天降乎彼面則噂沓背則相憎職主用力為此以交  
構禍亂者皆由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  
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瘁病也羨餘逸樂徹均傲學也言當此  
時天下均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蓋四方雖困于財  
猶有羨餘我獨居憂苦之地凡民雖疲于力猶得少逸  
我獨不敢休是我里之病尤甚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

亦惟黽勉從事耳。豈敢倣我友之自逸乎。徐光啓云：凡  
人之情，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朱公遷云：上章言匪降  
自天，則知禍所從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無可奈何  
而安之之辭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

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當  
時天變于上，人離于下。天變首章饑饉也，人離二章  
羣臣離散也。二事相連，故朱傳云：饑饉之後羣臣離  
散，蓋叙羣臣離散之時，非謂羣臣因饑饉而離散也。

以雨無正名篇者，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非所以爲政也。正義云：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  
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歐陽修云：據  
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流通之意。駿，大德惠也。饑饉有二說。爾  
雅云：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  
饑，二穀不升曰饉，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  
大饑。又謂之大侵，斬伐四國，戕害四方之人也。旻，猶愍也。



黍離傳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  
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言昊天徧覆天下今乃不  
大其德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人昊天仁覆閔下又  
謂之旻天今反迅疾其威曾不思慮圖謀分別善惡彼  
有罪者舍而予以斬伐之威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  
與而淪陷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日式臧覆出爲惡

賦也宗族姓也既盡也戾定也徐光啓云天道運行未  
知將何所止人心艱窺未知將何所定正大夫朱子云

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按  
周官八職一正二師三司四旅五府六史七胥八徒賈  
公彥云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離居離析  
而居于外邑若皇父之居向也勩勞也人去而已勞去  
者莫知也三事三公也尙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云王置六鄉則公有  
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  
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面三槐三公位焉陳壽翁云漢魏以來史稱位登三事

皆指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夙夜者，早夜在公，以供職業也。邦君諸侯，諸侯各君其國，則邦人呼君曰見日朝，暮見日夕，式用覆反也。言天變如此，周室既將危，未知命何所止，人何所定，然扶顛持危，唯諸臣是賴。奈何危亡有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則避難離居，莫知我勞三事，大夫則莫肯夙夜勤王事，其稱邦君而為諸侯，則莫肯朝暮省王天變于上，人離于下，庶幾日王用悔過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栢畏，不畏于天。

賦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訴之也。辟，法也。邁，說文云：遠行也。臻，至也。凡百君子，指正大夫輩而言。言如何昊天，法度之言，王不聽信，蔽錮之深，終無能善之日。如人恣行而忘返，將何所至哉。然為惡者，固王之過，而其職者，實臣之忠也。凡百君子，各敬共爾職，若身圖自便，不顧公論，胡不相畏也。拂人心，即逆天理，獨不畏于天乎。此與下章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離散之人也。各先言君者，姑為責君之詞，以發端耳。唐汝諤云：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默，辟言亦何由上聞。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也戎成是諸侯內叛夷狄外侵也遂進也會猶但也替御近侍也憺憺憂貌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為惡不退王玩寇矣饑饉已成而王遷善不遂王樂禍矣但我侍御小臣憺憺憂之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雖王間有問而欲聽言則答之而已是面從而不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是畏罪而思遠避也皆為身謀而敬身之反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辟言質樸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出出之也韻會云

自內而外也物自出則入聲使之出則去聲哿可也巧言者使是非邪正為之易位巧孰如之言哀哉不能言之人非徒出之舌而已言出而戮辱隨之適以瘁其躬焉哿矣能言之人巧好如流水無凝滯乃使其身處休逸之地惡直好佞如此

維日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也棘急殆危也棘者急遽無所伸殆者危懼無所容使任使之可使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詞怨及朋

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言人皆曰：往仕耳，不知仕之急且危也。若執正守義，則天子云：我不可使將，得罪于天子。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于朋友。此仕之難也。時事如此，正君子其力扶持之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幽思，物之畏而隱者莫如鼠。泣血無聲，曰泣血卽淚也。人淚必因悲聲而出，無聲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言朝事如此，君子何得遠引。

爾之去也，我嘗謂爾還于王都。爾辭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至于鼠思泣血，無言不痛疾，若必不可復還，則是懼禍也。故因詰曰：昔爾自都出居，誰隨爾作室于彼。而今以是辭我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托于無家之辭狀也。無言言字卽曰予日字。

爾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